

[英] 杰弗里·阿切尔
JEFFREY ARCHER

要不要 报告总统？

江唐——译

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



NLIC2970817969

中国华侨出版社

[英] 杰弗里·阿切尔
JEFFREY ARCHER

江唐——译

要不要 报告总统？

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



NLIC297081796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要不要报告总统? / (英)阿切尔著; 江唐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13-2120-6

I. ①要… II. ①阿…②江…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0464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0495

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

Copyright ©Jeffrey Archer 1977

This revised edition published 2003 by Pan Books

The right of Jeffrey Archer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 要不要报告总统?

著 者/ [英] 杰弗里·阿切尔

译 者/江 唐

出版人/方 鸣

选题策划/王 娟

责任编辑/英 琦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睿佳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1280mm 1/32 印张/8.25 字数/200千字

印 刷/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版 次/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120-6

定 价/25.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1月20日星期二 下午12:26

“我，弗洛伦蒂娜·凯恩，庄严宣誓。”

“我，弗洛伦蒂娜·凯恩，庄严宣誓。”

“……我会忠实履行美国总统的职责……”

“……我会忠实履行美国总统的职责……”

“……竭尽全力维护、保护并捍卫美国宪法。愿上帝助我。”

“……竭尽全力维护、保护并捍卫美国宪法。愿上帝助我。”

当选第四十三任总统的她，手还放在杜埃版《圣经》上，就向第一先生露出了笑容。一场斗争结束了，另一场斗争即将开始。弗洛伦蒂娜·凯恩对于斗争并不陌生。她的第一场斗争就是争取入选国会，随后是入选参议院，四年之后，她终于当上了美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经过激烈的初选，她在六月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在第五轮投票表决中，以微弱优势战胜了参议员拉尔夫·布鲁克斯。十一月，她与共和党候选人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角逐，这位候选人是纽约州的前国会议员，她艰难胜出。弗洛伦蒂娜·凯恩当选总统的优势选票仅有

十万五千张，胜出比率仅百分之一，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微弱的胜出比率，优势选票的数量之少，比一九六零年约翰·F.肯尼迪击败理查德·尼克松的十一万八千张犹有过之。

欢呼声渐渐平息，总统等待二十一发礼炮鸣放完毕。弗洛伦蒂娜·凯恩清了清嗓子，面向国会广场上五万名专注的民众。现场之外，还有两亿人正在通过电视转播观看着这一幕。以往，在这种场合，人们身上往往裹着毛毯，披着厚重的外套，但今天不必如此。今年一月下旬，天气异常温暖，正对着国会大厦东侧的草坪上挤满了人，尽管草坪还湿漉漉的，但圣诞节时降下的皑皑白雪已经全部融化了。

“布拉德利副总统、首席法官先生、卡特总统、里根总统、尊敬的牧师、同胞们。”

第一先生观看着，有时，他从妻子的演讲词里听出自己贡献的些许词句，便露出会心的笑容。

当天早晨六点半左右，他们开始了一天的活动。头天晚上为他们举办的任前音乐会十分精彩，之后他俩睡得都不踏实。弗洛伦蒂娜·凯恩对总统就职演说稿作了最后一次检查，用红笔标出重要词句，只作了细微的改动。

早上起床后，弗洛伦蒂娜毫不犹豫地从衣橱里挑出一条蓝色连衣裙，别上一枚小巧的胸针，这是第一任丈夫理查德送给她的礼物，之后没过多久，理查德就遭遇车祸去世了。

弗洛伦蒂娜每次戴上这枚胸针，都会回想起他：那天，弗洛伦蒂娜要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致辞，结果由于维修工人罢工，理查德没能搭上飞机，不过为了能在她致辞时陪伴在她身旁，他还是租了一

辆车。

理查德没能听到她的致辞，《新闻周刊》把这场致辞形容为她当选总统的助跳板——因为等她赶到医院时，他已经死了。

她的思绪猛地折回了现实世界，她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袖人物了。但她的权势还是不足以让理查德起死回生。弗洛伦蒂娜照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仪表，感到胜券在握。毕竟，在帕金总统猝然亡故之后的两年里，一直是她在履行总统之职。史学家们若是发现，当初她获悉总统死讯时，正在与老友（也是她未来的丈夫）爱德华·温彻斯特打高尔夫球，正试图把制胜的一球轻轻击入四英尺外的球洞，准会感到愕然。

当时，一架架直升机在他们头顶盘旋着，他们停止了比赛。其中一架直升机着陆后，一位海军上校跳出机舱，向她跑来，敬了个礼，说：“总统女士，总统亡故了。”如今美国人民已经确定，他们愿意接受由一个女人来执掌白宫。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根据候选人自身的实力，选择了一名女性，让她坐上美国政治生涯中最令人垂涎的位置。她朝卧室窗外瞥了一眼，只见宽广的波托马克河静静流淌着，在曙光的照耀下，泛起粼粼波光。

她离开卧室，径直走进私人餐厅，丈夫爱德华正在跟她的孩子威廉和安娜贝尔聊天。弗洛伦蒂娜吻了吻他们三个，然后大家一起就座用餐。

他们有说有笑地谈论着过去和未来，不过钟表刚一敲响八点，总统就起身离开，前往椭圆办公室。幕僚长珍妮特·布朗在走廊里坐着等她。

“早安，总统女士。”

“早安，珍妮特。一切都还好吗？”她笑眯眯地问。

“我想是的，女士。”

“那就好。你就像往常那样，安排我每天的事务就行。不用担心我，我会照你的意见办的。你想先让我做什么？”

“有八百四十二封电报和二千四百一十二封信，不过除了各国元首发来的，其他都得延后处理。下午二点之前，回信就都拟好了。”

“落款时间写今天，这会让他们觉得称心。一旦拟好，我就逐一签发。”

“好的，女士。我把您的日程表也排好了。任职第一天，您要在十一点与里根、卡特两位前总统喝咖啡，然后您要乘车前往就职典礼。典礼结束后，您要到参议院赴午宴，之后在白宫门前阅兵。”

珍妮特·布朗递给她一叠装订在一起的三乘五英寸索引卡，弗洛伦蒂娜最初入选国会时，珍妮特就加入到她的幕僚当中，从那时之后的十五年来，珍妮特一直是这样做的。这些卡片简要列明了总统每小时的事务安排；今天要做的事比以往少得多。弗洛伦蒂娜扫了几眼卡片，向幕僚长表示感谢。爱德华·温彻斯特出现在门口。当她朝他转过身去时，他像往常一样露出了笑容，这副笑容里既有爱意，也有欣赏。在获悉帕金总统死讯那天，打完高尔夫球，她突然决定要嫁给他。对这一几乎称得上感情用事的决定，她从未后悔过，她蛮有把握地认定，理查德会赞成她这么做的。

“十一点之前，我都要处理文件。”她告诉他。他点点头，离开房间，着手准备明天的事去了。

白宫外面已经聚集了一群前来祝贺的人。

“要是能下雨就好了，”特勤局长H.斯图尔特·奈特跟副官说着心里话；这天也是他毕生最为重要的日子之一。“我知道绝大多数人

没有恶意，但这样的场合总让我觉得紧张。”这群人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其中五十人是奈特先生的手下。先遣车辆总是比总统专车先行五分钟，它已经一丝不苟地检查起了前往白宫的路线；特勤局的人密切注意着沿途聚集的小撮人员，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挥舞着旗子；他们过来观看就职典礼，为的是将来有朝一日，可以把自己看到弗洛伦蒂娜·凯恩就任美国总统职位的情景，讲给自己的子孙听。

十点五十九分，管家打开白宫前门，人群欢呼起来。

总统和丈夫向微笑的人们挥手致意，只是凭着经验和职业的直觉，他们感觉出，有五十个人没朝他们这边看。

上午十一点，两辆黑色豪华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白宫北门。凯恩总统在柱廊迎接两位前总统和夫人，海军陆战队仪仗队员们向他们立正敬礼。平时，这是迎接国家元首才有的礼遇。总统亲自带他们去图书馆，与爱德华、威廉和安娜贝尔一起喝咖啡。

任期更早的那位前总统抱怨说，如果说他身体虚弱，那是因为过去八年来，他只能吃到自己妻子做的饭。“她好多年没碰过煎锅，不过她的厨艺在一天天地进步。为保险起见，我给了她一本《纽约时报食谱》，这是他们出的唯一一本没有批评我的书。”弗洛伦蒂娜局促不安地笑了起来。她希望按正式程序继续进行，但她意识到，两位前总统重返白宫后兴致颇高，于是她装作专心致志地聆听。从政近二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于佩戴伪装的面具了。

“总统女士……”弗洛伦蒂娜必须马上转动念头，才能不让别人看出她听了这话之后，有何种本能的反应。“已经十一点零一分了。”她抬头看了看新闻秘书，从椅子上站起身，领着前任总统夫妇来到白宫台阶前。海军陆战队军乐队为现任总统最后一次演奏《向统帅致敬》。一点钟时，他们将为新任总统首次演奏同一支乐曲。

两位前总统被护送到车队的第一辆车旁，这是一辆黑色的圆顶防弹豪华轿车。国会代表——众议院议长吉姆·莱特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已经坐在第二辆车里了。紧随其后的两辆车里，坐满了特勤局的人。弗洛伦蒂娜和爱德华坐的是第五辆车。来自新泽西的副总统布拉德利和妻子坐在他们后面的那辆车里。

H.斯图尔特·奈特还要再做一次例行检查。这时，他的手下已经从五十名变成了一百名。中午，把当地警员和联邦调查局分遣队都算上的话，会有五百人之多。别忘了，还有中情局的小子们呢，奈特懊恼地想。他们会不会到场，这一点他们当然不会向他通报，而且就连他也不是总能从人群里把他们分辨出来。总统的豪华轿车开动了，即将驶往国会大厦，这时他听到观众们的欢呼达到了顶峰。

爱德华和气地闲聊着，但弗洛伦蒂娜心不在焉。她向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人群机械地挥手致意，心里却把演讲稿重温了一遍。修整一新的威拉德酒店、七座正在修建的写字楼、形似印第安人“悬崖住所”似的分层式住宅、新开张的商店和餐厅、经过美化的宽阔人行道，一一从旁掠过。联邦调查局的J.埃德加·胡佛大楼，如今沿用的仍然是其首任局长的名字，有些参议员想将这座楼更名，几经努力也未能如愿。十五年来，这条街的变化可真大啊。

他们快到国会大厦时，爱德华打断了总统的遐想。“愿上帝与你同在，亲爱的。”她笑着握住了他的手。六辆车停了下来。

凯恩总统走进国会大厦一楼。爱德华向司机道谢，在后面等候了片刻。要员们从其他车子上一下来，就被特勤局特工团团围住，他们向人群挥手致意，各自走上观礼台落座。与此同时，侍应长悄悄领着凯恩总统穿过过道，来到接见区，这里的海军陆战队员十步一哨。副

总统布拉德利在那里迎候她。他们俩站在那儿闲聊着，谁也没把对方的答话听进去。

两名前总统微笑着，经由过道走来。老总统头一次显露出了老态，他的头发仿佛在一夜之间变得花白了。他和弗洛伦蒂娜再一次郑重其事地握手；在这一天里，他们还要这样来上七次。侍应长领他们走过观礼台上的小接待室。像往常一样，为举办这次总统就职典礼，国会大厦的东门台阶上搭起了一座临时性平台。总统和前总统挥手致意时，人们纷纷起立，爆发出欢呼，足足持续了一分多钟；最后他们静静坐下，等待着典礼开始。

“我的美国同胞们，在我受命之际，美国在全世界面临着广泛而严峻的问题。在南非，黑人与白人之间时常爆发无情的内战。在中东，去年的战争创伤还有待恢复，但交战双方重建的是它们的军备，而不是学校、医院和农场。在中印边境，俄罗斯和巴基斯坦边境，这四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还存在着冲突的可能。南美洲在极右和极左之间摇摆不定，但两种极端势力似乎都未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北约组织的两大发起国，法国和意大利，正处于撤出协约的边缘。”

“一九四九年，哈里·S.杜鲁门总统宣布，不论自由的力量在何处受到损害，美国都会全力以赴，予以捍卫。今天，有人会说，这种高尚的行为带来了失败，就美国过去和如今的实力而言，尚不足以背负世界领袖的重担。面对一再爆发的世界危机，任何美国公民都会问：为何要在乎远在异国他乡的事？他为何要认为，自己对捍卫美国以外的自由负有责任呢？

“我不必用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些疑问。‘没有谁是一座孤岛，’三个半世纪前，约翰·邓恩曾这样写道，‘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

分。’美国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从北极延伸到赤道。‘我处于人类之中，因此永远不必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爱德华喜欢这一段演说词。它充分表达出了他本人的感受。但他不知道，观众们会不会像从前一样，对弗洛伦蒂娜雄辩有力的词句报以同样热烈的反应。如雷的掌声一波波地袭来，冲击着他的耳鼓，让他放下心来。修辞的魔法依然奏效。

“在国内，我们要建立让自由世界羡慕的医疗服务。它将使全体公民都享有同样的机会，享受最佳的医疗建议和帮助。我们决不允许美国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许多民主党人没有投弗洛伦蒂娜·凯恩的票，原因就是她在医疗保障方案问题上的这种立场。正如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医生对她说的的那样：“美国人必须学习自强自立。”“如果他们已经奄奄一息，又怎么能自强自立呢？”弗洛伦蒂娜反驳道。“愿上帝保佑，别让我们摊上一位女总统，”这位医生回答，他把票投给了共和党。

“本届政府的主要政治纲领，在于推行法令的施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将向国会提交一份法案，该法案会将未经许可的枪械销售认定为非法。”

人群给出的掌声略显勉强。

弗洛伦蒂娜昂起了头。“所以，同胞们，本世纪末将是美国领导世界的时代，我们所凭借的除了公正与力量，还有关怀和进取精神，它将是美国向疾病、歧视和贫困宣战的时代。”

总统坐了下来，全体观众整齐划一地站了起来。

这场十六分钟的演说被掌声打断有十次。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离开麦克风时，确信自己已经赢得了众人的心，她的目光离开了欢呼的人群，在观礼台上的要人们中间巡视着，寻觅着她想看到的那个人。

她朝丈夫走去，吻了他的脸颊，挽起他的胳膊，那位机灵能干的侍应长陪他们离开了观礼台。

H.斯图尔特·奈特痛恨事情不按原定计划进行，今天的事没有一样是准时的。午餐肯定要推迟了，起码得推迟三十分钟。

总统走进房间时，七十六位宾客起身迎接。这些男男女女是民主党的掌控者。北方的民主党当权派中，除了参议员拉尔夫·布鲁克斯的支持者，其他人都到场了。

午餐会上的某些人已经是她的内阁成员了，她能入主白宫，在场的每一位都功不可没。

总统没怎么吃午餐，她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胃口；人人争着跟她交谈。菜单是特地按照她爱吃的菜定的，先是龙虾汤，然后是烤牛肉。最后端上来的是厨师的拿手绝活——一块白宫造型的冰镇巧克力蛋糕。爱德华看到，妻子对摆在面前的那块“椭圆办公室”视而不见。

“所以她从不需要减肥。”玛丽安·埃德尔曼说，她被任命为司法部长，有些出人意料。玛丽安一直在跟爱德华讲着儿童权利的重要性。爱德华尽力洗耳恭听，又觉得或许改日再谈为好。

等到“白宫”的最后一块被人消灭，最后一次握手结束时，总统一行的就职典礼游行已经晚了四十五分钟。看到他们在白宫门前的检阅台上出现时，二十万人中最有如释重负之感的，要数总统仪仗队队员们，他们已经以立正姿势站了一个多小时了。总统刚一落座，游行就马上开始。部队的分遣队齐步走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队演奏了包括国歌和《天佑美国》在内的例行曲目。各个州的彩车，比如伊利诺州的那辆，就把弗洛伦蒂娜的波兰出身背景做成了宣传的内容，这给她眼中的这个不但严肃、而且庄重肃穆的场合，增添了缤纷的色彩和轻松的氛围。她依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唯

——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它把至高无上的权力交到了一个移民的女儿手中。

当三个小时的游行宣告结束，最后一辆彩车从街头消失后，弗洛伦蒂娜·凯恩的幕僚长珍妮特·布朗俯身问总统，接下来，在举行第一场就职典礼舞会之前，她想做什么。

“签署所有内阁成员任命书、致各国元首的函件，收拾好办公桌，为明天的事做好准备，”她马上回答，“这样就可以把头四年搞定了。”

总统径直回到白宫。她走过南门的柱廊时，海军陆战队军乐队奏响了《向统帅致敬》。总统还没走到椭圆办公室，就把外套脱了下来。她在那张橡木和皮革材质的气派办公桌后面稳稳落座，停顿了片刻，环顾着房间。一切都称心如意；她身后是理查德和威廉玩触身式橄榄球的照片。她面前有个镇纸，上面有萧伯纳的话，安娜贝尔时常引用这句话：“有些人看到的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们问，为什么是这样；我则梦想着事物前所未有的情形，我问，为什么不是那样。”弗洛伦蒂娜左侧是总统旗，右侧是美国国旗。占据办公桌中央的，是华沙的男爵酒店纸质模型，是威廉十四岁时做的。木炭在壁炉里燃烧着。一幅亚伯拉罕·林肯像俯视着新宣誓就职的总统，凸窗的外面，碧绿的草坪一直延伸到华盛顿纪念碑。总统露出了笑容，心里有种回到家的感觉。

弗洛伦蒂娜·凯恩伸手拿过一叠公文，浏览了一下即将在她的新内阁效力的人员名单；等待她任命的有三十几人。总统用花体字签署了每一份文件，最后一份是任命珍妮特·布朗为幕僚长的。总统命人将这些文件马上呈交国会。新闻秘书拿起这些与美国今后四年休戚相关的文件，说：“谢谢您，总统女士。”然后她又问：“接下来您要

做什么？”

“总是先着手解决最重大的问题，这是林肯的建议，所以先看看《枪支管理法案》的立法草案吧。”

总统的新闻秘书闻言，不由打了个寒战，因为她很清楚，未来两年的白宫之战，很有可能会像林肯当年面对的内战一样凶险艰难。有那么多人仍然认为，持有武器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她只希望最后不要像林肯的演讲所说的那样，落得个“分裂之家”的结局。

（两年后的）3月3日星期二 晚5:45

尼克·斯泰姆斯想回家了。他从早上七点就开始工作，一直干到现在，都五点四十五分了。他想不起自己有没有吃午餐；他的妻子诺玛一直抱怨说，他从不准点回家吃晚饭，要么就是他回来得太晚，她做的饭菜都凉透了。想想看吧，他上次正儿八经地吃完一顿饭是什么时候的事？早上六点半，他出门上班时，诺玛还躺在床上。因为孩子们都外出上学去了，她唯一的重任就只剩给他做晚饭了。

他说不过她；如果他事业上一事无成的话，她会把这件事也拿来抱怨，但无论按照什么人的标准来衡量，他都是个成功者；他是负责联邦调查局地方办事处里最年轻的特工，在四十一岁的年纪，靠每晚按时回家吃饭，可挣不来这样的职位。不管怎么说，尼克热爱这份工作。工作就是他的情人；至少对这一点，他的妻子还是心怀感激的。

尼克·斯泰姆斯在华盛顿办事处做了九年的头儿。这是全美国第三大的地方办事处，尽管它下辖的领土面积是最小的——只有华盛顿特区六十一平方英里的土地——它有二十二组人马：十二组负责刑侦，十组负责安保。见鬼，他维护的可是世界之都的治安啊。当然，

有时候他难免会早出晚归。但今晚，他想来一次特殊的努力。在他有时间的时候，他对妻子满心疼爱。今晚他要准点回家。他拿起内线电话，打给刑侦调度员格兰特·南纳。

“格兰特。”

“头儿。”

“我要回家了。”

“我不知道你还有家。”

“你不也是一样。”

尼克·斯泰姆斯放下电话，用手理了理又黑又长的头发。比起联邦调查局特工，他更适合在电影里扮演罪犯，因为他身上有好多地方都是暗色系的——黑色的眼睛、发暗的肤色、黑色的头发，就连西装和鞋子也是黑色的，不过后两样在任何特工那儿都是一样的。他在翻领上别了一枚绘有美国和希腊国旗的徽章。

几年前，局里给过他一次升职的机会，让他到对面的调查局总部工作，做局长的助理，这样的助理共有十三名。做一名助理，整天闷在办公室里，这可不合他的心意，于是他留了下来。那次调动本可以让他离开贫民窟，进入宫殿的；华盛顿办事处位于老邮政局大楼的四、五、八三层楼上，这座楼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旁，办事处的那些房间有点像是一节节火车车厢，倘若这座楼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那它就真的会被人当成贫民窟了。

随着太阳渐渐消失在高楼后面，尼克那间阴暗的办公室变得更昏暗了。他朝电灯的开关走去。开关上粘着一枚荧光标签，上面有“节约用电”的字样。正如身穿朴素黑西装的男男女女频繁进出老邮政局大楼会泄露出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办事处的所在一样，这条政府标语也提醒了人们：联邦能源局也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这栋巨洞般的大楼

里，占据了两个楼层。

尼克望向窗外，望着街道对面的新联邦调查局总部，这座建筑是一九七六年落成的，是个难看的庞然大物，它的那些电梯都比他的办公室还要大。他没有让这个念头影响到自己。在局里，他的职级已经涨到了十八级，只有局长的薪水比他高。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坐在办公桌后面待到退休，接过他们发的金手铐。他宁愿跟街头的特工经常接触，感受局里的工作脉搏。他要一直留在华盛顿办事处，他要站着，而不是坐着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又打了一个内线电话。“朱莉，我要回家了。”

朱莉·拜尔斯抬起头来，觑了一眼手表，那副表情仿佛在说，现在还只是午饭时间而已。

“好的，长官。”她说，语气中透着怀疑。

他穿过办公室时，冲她咧嘴一笑。“烤茄盒、烩饭，还有老婆；可别让黑手党知道。”尼克前脚刚迈出门槛，他的私人电话就响了起来。再多走一步，他就走进电梯了，但尼克从不会错过一个电话不接。朱莉站起身，朝他的办公室走去。她起身时，尼克像往常一样，注意到了她一闪即逝的大腿。“没关系，朱莉。我来接吧。”他大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起铃铃作响的电话。

“斯泰姆斯。”

“晚上好，长官。我是华盛顿特区警局的布莱克警督。”

“嘿，戴夫，恭喜你升职了。我有……”他顿了一下，“……准有五年没见你了，那时你还只是一名警司。你好吗？”

“谢谢，长官，我还不错。”

“啊，警督，你调到重案组了，是吗？你抓了个十四岁的小孩，偷了包口香糖，让我派最好的人去找出疑犯把赃物藏匿在哪